

夏爲堂人天樂傳奇

上

夏竦堂人天樂集

上

夏為堂人
天樂傳奇

古本戲曲叢刊三集

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
員會影印浙江圖書館
藏清初刊本原書版高
十九公分寬十三公分

純陽呂祖命序

旨哉人天樂。誠濟世之慈航也。夫以濟世之心。運如椽之筆。不啻舌上蓮花。空中樓閣。真堪覺悟。一世豈徒作文字觀而已哉。蓋嘗思之。不可見者心也。可見者文字也。使非以可見之文字。寫不可見之心。則心終隱于寂滅之境。而濟世之術窮矣。此人天樂之所以作也。夫人天樂何言也。曰善言也。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。長言之不足而又詳言之。曷言乎長言之。卽

述懷以至淨口等齣是也。曷言乎詳言之。卽不盜不
淫不貪不嗔等齣是也。要皆救世婆心。發爲津梁文
字耳。至于天殿天食等齣。極言單越洲之勝妙。皆因
前生修十善而得。此阿含太乙諸經所備載。而觀者
或以爲寓言。夫寓言莫精于南華。而南華實玄門之
妙諦也。惟善讀南華者。方許讀人天樂。亦惟善解作
南華之心者。方許解作人天樂者之心。倘不曙乎此。
而徒曰斯曲也。是舌上蓮花。彼曲也。是空中樓閣。則

猶隔一塵劫矣。又何足語人天樂也哉。况乎阿脩羅魔心也。支天大士道心也。道堅而魔始退。魔馘而道始全。豈徒恃夫搏砂鍊汞。黃芽白雪之爲事哉。以故帝君愛其才。祖師欽其道。名登紫府。位列仙班。此人天福報之理所必然耳。又何疑乎。噫。吾與笑蒼子周旋之日久矣。笑蒼子愍人世之勞苦。汨沒于聲色貨利中。無有已時。因假軒轅生之名。現身說法。演爲人天樂一書。以畧述夫力善之槩。非徒自覺。欲以覺人。

也。吾故曰人天樂誠濟世之慈航也。茲偶過清虛。謹識數言于首。願讀斯傳奇者。毋視爲泛常戲劇。當尊之爲道德經也。可當尊之爲太上篇也。可頌曰。

傳此人天樂。覺世發道心。效是行持者。

可證法王身。善哉善哉。

馭雲仙子題于雙真樓中



自序

嗟乎。士君子。豈樂以詞曲見哉。蓋宇宙之中。不朽有三。儒者孰不以此自期。顧窮達有命。彼碩德豐功。豈在下者所敢望。于是不得已而競出于立言之一途。此庾子山所謂窮者欲達其言。勞者須歌其事也。然上下數千年。立言之士。莽莽如塵沙。汭汭如煙海。其纂組輦輶。駢闐狼籍。殆不啻高齊熊耳。去天一握。而吾欲以詹詹譏議者。離跂攘臂于其間。豈非太倉之稊米。大澤之礪空。而且小得意。則人小怪。大得意。則人大怪。乃欲求子雲。

于千百世之下。吁其亦可哀也已。僕生來有文字之癖。卽八股功令。少時皆唾棄不顧。而獨酷嗜詩詞古文。迨倖邀鹵莽之獲。則益性命以之。約計五十年中。其所撰著。不下數十種。不幸洊罹鋒燹。燔溺剽斂。所存不過千百之一二。未免有見少之憾。然昔人池草燕泥。雲漢雨桐之句。雖少亦傳。而萬首詩窖。乃有不慙遺一字者。則不獨身之窮達有命。卽文之顯晦亦有命矣。且僕久處賤貧。備嘗艱險。自喪亂以來。萬念俱灰。獨著作之志不衰。邇來此念亦灰。獨神仙之志不衰耳。然天上無凡俗。

神仙必欲蛻凡祛俗。則又非文字不可。于是不得已而
出于詞曲之一途。少陵云。文章一小技。于道未爲尊。况
詞曲又文章中之卑卑不足數者。然果出文人之手。則
傳者十常八九。試觀王寔甫高東嘉之戲劇。婦孺輩皆
能言之。而名公鉅卿之鴻編大集。或畢世不入經生之
目。則其他可知矣。雖詞曲一道。其難十倍于詩文。而欲
求流傳近遠。斷斷非此不可。此僕之傳奇所爲作也。但
苦懷抱惡劣。萬事傷心。而又多俗累窮愁。喧卑冗雜。每
一搦管。則米鹽瑣聒于斯。兒女叫號于斯。彼觀者所謂

可歌可舞者。皆作者所謂可憤可涕也。昔湯若士作四夢。自謂人知其樂。不知其悲。楊升庵讀西廂。謂其人必大不得意于君臣父子之間。以古準今。何獨不然。茲僕所作人天樂。蓋一爲吾生哀窮悼屈。一爲世人勸善醒迷。事理本自顯淺。不煩詮譯。若置之案頭。演之場上。人皆當生歡喜之心。動修省之念。其于世道人心。或亦不無小補。雖然是豈僕之得已哉。夫思德功而不可得。乃降而爲立言。思立言而又不可得。乃降而爲詞曲。蓋每下愈况。以庶幾一傳于後世。後之覽者。或因詞曲而

知其人。因其人。而并及其詩文。未可知也。嗚呼。人之稱斯文也。豈不重。可悲也哉。

笑蒼道人題

失其能人服

觀文也豈不重而悲耶

吸其人固其人而後又其精文未可喻也

製曲枝語

十條

詩降而詞。詞降而曲。名爲愈趨愈下。實則愈趨愈難。何也。詩律寬而詞律嚴。若曲則倍嚴矣。按格填詞。通身束縛。蓋無一字不由奏泊。無一語不由扭捏。而能成者。故愚謂曲之難有三。叶律一也。合調二也。字句天然三也。嘗爲之語曰。三仄更須分上去。兩平還要辨陰陽。詩與詞曾有是乎。

詞壇之推服魁奇者。必曰神童才子。夫神童之奇。奇在出口成章。才子之奇。奇在立掃千言也。然僅可施之

于詩文耳。設或命之製曲。出口可以成章乎。千言可
以立掃乎。故才者至此無所騁其才。學者至此無所
用其學。此所謂最下之文字。實最上之工力也。以此
思難。難可知矣。

愚謂曲有三難。亦有三易。三易者。可用襯字。襯語。一也。
一折之中。韻可重押。二也。方言俚語。皆可驅使。三也。
是三者皆詩文所無。而曲所有也。然亦顧其用之何
如。未可草草。卽如賓白。何嘗不易。亦須順理成章。方
可動聽。豈皆市井游談乎。

余最恨今之製曲者。每折之中。一調或雜數調。一韻或雜數韻。不問而陋劣可知。卽東嘉琵琶。正自不免。至于次曲換頭。無端增減數字。亦復何奇。余于此類。皆一槩禁絕之。

余尤恨今之割湊曲名。以求新異者。或割二爲一。或湊三爲一。如朱奴插芙蓉。梁溪劉大娘之類。夫曲名雖不等于聖經賢傳。然旣已相沿數百年。卽遵之可矣。所貴乎才人者。于規矩準繩之中。未始不可見長。何必以跳越穿鑿爲奇乎。且曲之優劣。豈係于曲名之